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袁洪权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要】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关键词】《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重庆文学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24-04

20世纪重庆文学史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后期近10年时间里,大量的中国作家会聚重庆,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写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文学重镇。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和专著的编撰写,国统区文学甚至陪都文学与文化^①就是以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来观察的。但具体到50年代段重庆文学史写作时,我们发现在对文学刊物的关注中,往往忽视一些细节性文学史实线索。本文关注的《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文学期刊的变化过程^②,在重庆文学史书写过程中本是一重要事件,但文学史家在写作中却忽视了这一文学史实细节,从而使重庆文学史甚至西南三省文学史(还可以包括西藏文学史)的写作存在一些误区,把《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对文学的反映当作重庆文学艺术界状况的真实反映^③,这逐渐远离了一些文学真实状况。

一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的创刊背景与重庆文学界关系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作为大型的文学期刊,它们是顺应新中国的建立而创刊的一类文学杂志,是伴随着政治遗留下来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1月23日),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是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所在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知道,当时的西南局,下边的辖区包括四川(最初是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行使权力,1952年9月1日成立四川省,也就是1997年以前的四川)、重庆(当时重庆是西南局的行政首府,直属中央)、云南、贵州、西康(在50年代很快被撤消作为省份的地理概念)、西藏,它是军事体制下的一种军事政权的管理形式,跟中南局、华东局、华北局、西北局、东北局以

及中南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西北军区有着一致性。相应地,在文艺领域也成立了文艺刊物,这跟中南局的《长江文艺》,东北局的《东北文学》,华东局的《文艺月报》等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④,这是《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形成的重要背景。当时西南局的所在地重庆,顺理成章地承担着西南文化的中心地位。1950年5月,《大众文艺》正式创刊,它是西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是重庆市文联筹委会)的机关刊物,由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发行。其发刊词有如下的表述:

《大众文艺》是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创办的一个文艺刊物。它是重庆市以及西南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的一个阵地。我们要在这个阵地上,认真的、围绕着重庆和西南的工作重心,来正确的执行和贯彻毛主席号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我们要通过这个阵地,把重庆和西南的文艺创作活动推动起来,把重庆市的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开展起来。^⑤

这一发刊词不仅鲜明地表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学使命,而且在具体的任务规定和安排上也有明显的指向性:“目前在重庆和西南,正提出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进军西藏肃清残余蒋匪的总方针,而重庆市的工作更以工人作为重点。我们的刊物,就应积极的,按照这个方针和重点,用文艺的各种形式来报道、描写、歌颂、发扬和鼓励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加速完成建设人民的新重庆,新西南的任务。”1951年10月,西南区文联筹备委员会和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把《大众文艺》改名为《西南文艺》,从1953年1月起更名,使《西南文艺》成为新的西南区筹委会和重庆市文联筹委会联合创办的文学刊物^⑥。1953年4月,在西南文代大会上正式成立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的前身,简称为“西南文协”)^⑦,《西南

文艺》就成为西南局文艺界的机关刊物,改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西南文协的会员分布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云南、四川、贵州、西藏,以及分会所在地——重庆,这从《西南文艺》1954年第11期封底的“启事”中可以看出,摘录如下:

我会根据中央撤消大区行政机构句顶及中国作家协会对于大区撤消后改变各地作家协会组织的决定,自十一月一日起,改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原西南各大区各省的西南文协会员仍为重庆分会会员。^[3]

西南文艺社也发布了相应的启事,与协会的启事有同等的效应:

自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起,本刊由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领导,西南文艺编辑委员会编辑,按照原订计划出版和发行,即每月一日在重庆出版,由重庆邮局、各地邮局、新华书店及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代订代售。今后凡是稿件、函电及有关刊物事物,请按原地址(重庆新民街三号)投寄、接洽。^[4]

1954年大区撤消,重庆成为四川省的省辖市。1954年11月《西南文艺》改由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主办,但它仍相当于西南局文艺界的文学机关刊物。当然,从这里我们知道,《大众文艺》、《西南文艺》不完全是现在意义上的“重庆文学界”的刊物,当前意义上“重庆作家”在西南文艺界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很大,所以当前意义的“重庆文学界”和《大众文艺》、《西南文艺》有关系,但并不是很密切。这是一重要的事实。这就需要在文学史写作中,不应该过度地张扬《大众文艺》、《西南文艺》与50年代重庆文学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大众文艺》、《西南文艺》是我们文学史家写作50年代西南文学史最值得关注的重要文学期刊杂志,它当时的使命就是团结西南地区的作家,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学家都曾经在《西南文艺》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如蹇先艾、高缨、李劫人、沙汀、艾芜等作家,这从当时的稿约和稿件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大众文艺》的稿件内容特别强调了内容:

在内容方面,我们要有计划地登载反映人民生活斗争的、对人民大众的精神有益的创作,发挥和表扬优秀的新人物新精神;发挥报道群众文艺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问题;介绍老解放区生活,用来解放区有锻炼的觉悟了的人民的生活形象来启迪我们,引导我们前进,帮助读者解答文艺和与文艺有关的一些问题。^[5]

《西南文艺》的文章登载也有起规定性和指向性!

《西南文艺》是西南区的文学艺术综合的刊物,因此,必须在总的政治任务下,密切结合西南各地的各种具体工作和运动,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如文学、艺术、美术、戏剧即使反映出来,这一方面代表了西南区的地方性,一方面也照顾到了文艺形式上的综合性。其中数量上以文学为主,这也是肯定的。^[6]

二 《红岩》接替《西南文艺》的前后连带反响

1954年8月,西南文协执委扩大会议改西南文协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6]。1954年4月,随着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这样的军事体制建构的结束,它对当时的文艺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等级顺序,它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办的文学期刊基本是以各级作协、文联为主办单位,它们按照政府行政级别的组织方式呈‘辐射状’分布”。^{[7](P23)}伴随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成立,重庆成为四川省的一个省属辖市,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中心地位也下降。依据“惯例”,在中央级文学期刊和省级文学期刊之间不会再存在一个介于中央和地方的军区级、大区级文学期刊,这意味着原先的军区级文学期刊使命的终结。果然,为了适应这样的政治变迁,1956年7月,《红岩》作为新面孔的文学刊物正式在中国文学界亮相,它是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成立两年后重庆(包括整个西南)文学界重要文学期刊,用编辑部的话说:“《红岩》是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主办的刊物,又是众多的文艺爱好者、业余写作者自己的刊物,也是广大的读者的刊物,读者爱护它,文艺爱好者、业余写作者支持它,分会同仁尽力培植它,它就会办好。”^[8]这就是说,1951至1956年,西南文协及重庆分会是一个“大区级”文艺界联合会,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以及重庆市。这并不等于就是说,作为1956年以前的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它承担的使命还是1952年以来的西南文协的职能。真正切合文学史事实的是,1954年以前的《大众文艺》和《西南文艺》,它们是真正的西南文学艺术界的机关刊物。而在1954年至1956年《红岩》杂志取代《西南文艺》之前,《西南文艺》的政治和文学使命在逐渐发生着某些变化,从大军区级向地方文方向进行转变。

但为什么1956年要实现从《西南文艺》到《红岩》刊物名字的更换?这需要深入探讨。显然,以《红岩》杂志为名取代《西南文艺》杂志,是“政治意识”在起作用。一方面,它是为顺应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伴随的四川政治地位提高以及重庆的政治地位下降而在“文艺领域”中的“直接”反映。行政

大区和大军区的撤消,使杂志特别是地方杂志的等级应该合理化地发展,这为重庆《红岩》杂志的降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1956年作为中国现代史中重要的年份,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意义^⑥。农业合作化的浪潮对文学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红岩》取代《西南文艺》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形势。《红岩》作为省属辖市——重庆——的文学刊物,它不仅为重庆市本地的作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阵地,而且也以统一战线形式发表了来自重庆市以外的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作家的作品,也发表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作家的文艺作品。《红岩》文学杂志的创刊,郭沫若专程写了一首诗歌,题名为《赞红岩》^⑦。郭沫若当时的身份,无形中给《红岩》文学杂志提高了档次。他的《赞红岩》也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在里边^⑧。随着《西南文艺》向《红岩》文学杂志的转变,正如郭沫若在《赞红岩》中所强调的那样,它逐渐形成了对“红岩”精神的张扬,这从第一期《红岩》杂志发表的文章就可以体会到。这说明了《红岩》杂志对自己身份与角色的转变的认同,它不再承担《西南文艺》的大区级文艺期刊的文学使命,而主要承担重庆地方文学的使命,第一期杂志有郭沫若的《赞红岩》、徐迟的《访红岩》、子冈的《红岩村》(邓中铁为此做画),加上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的12篇文章,社论文章1篇,总数达到16篇之多,可以想见杂志对重庆本地文学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高潮。这说明从1956年第一期创刊开始,《红岩》杂志开始在向重庆本土文化方向发展,之后的文章发表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红岩》杂志的这一倾向,直接导致《红岩》成为重庆文学界文学状况的真实反映。后来《红岩》杂志确实向这一方向发展,当然1997年随着重庆地位上升,它又成为重庆市文艺界(省级地位)的机关刊物。

1957年1月,顺应《红岩》杂志的改刊,贵州文协的机关刊物《山花》正式创刊,这直接带动了贵州地方文艺的发展,以它当时《稿约》中欢迎的稿件可以见证:

1.反映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贵州各族人民丰富采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各种文学作品,如散文、特写、小说、诗歌、剧本(包括电影文学剧本)、儿童文学及游记、杂感、随笔等。2.收集整理个民族民间文学,如民族史诗、叙事诗、民歌、传说故事、寓言等。3.可供群众演唱的花灯、地方戏、曲艺、山歌等。4.各种形式的美术、音乐作品。5.有关文艺作品、古典文学、民族民间文学以及创作思

想、创作经验等的研究、评论、介绍的文章。^[10]

其中的顺序编排是有深刻意味,表明了价值取向考虑的先后顺序,贵州本省的文艺发表成为它的特色。《山花》之前之后都有短暂变化,最初是《新黔日报》副刊《新黔文艺》栏目,1953年7月成立《贵州文艺》作为贵州文联机关刊物,1957年1月更名为《山花》,1972年曾复刊为《贵州文艺》,但时间不长,1979更名为《山花》文艺月刊,一直沿用到现在。当然,1957年以后贵州还有一份重要文学杂志,即《贵州文艺》,是“贵州省唯一的通俗文艺刊物”^[11],与本文论述内容无关,从略。

《边疆文艺》作为云南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它对推动云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编者·作者·读者”栏目里,它把《边疆文艺》的办刊思路和宗旨都表达了出来:

我们的刊物既名为《边疆文艺》,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反映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边疆现实生活。在目前,在祖国边疆云南的农村中,社会主义的高潮在蓬勃地发展着,几千几万的农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大家庭,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在部分山区的兄弟民族的人民,也组织了高级社;在德宏区和西双版纳,人民完成了和将要完成和平土改……我们的边疆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新的、社会主义的变革。如何尖锐、及时地反映这些变革,这就是我们刊物的首要课题。^[12]

它立足的是地方文艺——云南作为边疆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文学表现,这的确使云南文艺提升了档次。当然,为了使《边疆文艺》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影响,编辑部也仿照了《红岩》的举动,请郭沫若写文章,《边疆文艺》刊名是郭沫若的笔墨。1985年它更名为《大西南文学》。

1953年创刊《四川群众》,由于1954~1956年的政治变动,1956年它正式成为四川文艺界的机关刊物,并合并了当时四川其他杂志如《大众画报》、《四川文艺》、《四川大众》三种文学杂志,改名为《四川文艺》。西藏尽管曾经作为西南局的一部分,但文学起步直到1976年创办《西藏文艺》才开始,1984年更名为《西藏文学》,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从略。

《红岩》这一杂志取代《西南文艺》看似一个简单的文学事件和细节,但仔细考察四川、贵州、云南文学期刊杂志的变迁细节时,我们发现《红岩》杂志变动背后蕴藏着并不简单的文化含义。这是文学史的写作背后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地方。《红岩》杂志的连带反响是很敏锐的,可以说这是牵一发(红

岩)而动全身(西南文学期刊)的一种效应。

三 结语

牛汉在关于郭小川的文学史评价问题的论述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几十年,文艺界的重大问题(历史的现实的)已渐渐地显露出了本来的面貌,谁也无法再改变了。但也并非一切都一清二楚了,还须要有真切的史实说明历史的细节。”^[13](P176-177)由这话引发开去,笔者对《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到《红岩》有其相关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由于《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到《红岩》有其相关的历

史发展线索可以追寻,这需要在文学史写作中注意一些细节性史实。细节性的史实很容易被人忽视,一旦忽视它将会被永远遗忘。对于《西南文艺》到《红岩》的变迁史,这不仅仅是文学史书写中的重要文学细节,还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变迁中的考察细节。还原真正的文学史发展历程是不可能的,文学史毕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面对一些细节性的文学史事实时,笔者认为对这样的细节确实有重视的必要,它涉及的是文学史料意识的培养问题和文学史观念的真正形成。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郝明工著《陪都文化论》,是这方面重要的文学论著,对陪都时期重庆的文学文化状况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并对期刊和报纸进行过关注。另参阅朱寿桐《论作为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第65-73页。

②③写作中还参考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文学机关刊物和报纸,主要考察点在50年代这一与本文相一致的时期。本文还考察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四川群众》、《四川文艺》、《山花》、《边疆文艺》、《长江文艺》、《文艺月报》等大型的文学期刊,当时并不出名的报纸和文学期刊,如《川西文艺》,它是川西行署的文艺报刊杂志,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陈翔鹤、李劫人等人曾经担任过编委。

④这些文学期刊都是当时个大区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信息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期刊介绍。

⑤当时西南区文联筹备委员会和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还主办有刊物《说古唱今》,是一通俗文学刊物,在西南地区也有影响。而要把《大众文艺》改名为《西南文艺》,显然是一种政治使命的安排,在改版中它提到了是“为了加强抗美援朝文艺运动”,参见《西南文艺》筹备出版启事,参阅《大众文艺》第2卷第12期。

⑥这年,毛泽东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序言成为重要学习文件,这直接冲击着当时的文学期刊,纷纷发生着转变。另参阅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131-13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文艺报》栏目“新刊巡礼”专门介绍了《红岩》文学期刊的改刊的意义,“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现在将原来他们的刊物‘西南文艺’改名为‘红岩’,别有一番深意。郭老的这首诗,就是为祝贺‘红岩’的诞生而写的。”这深意就是要《红岩》杂志把“红岩精神”发扬光大。《文艺报·新刊巡礼》,1956年第14期,1956-7-30。

[1]编委会.发刊词[J].大众文艺,1950,创刊号.

[2]曾克.真正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任务肩负起来[J].红岩,1956,1.

[3]编辑部.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启事[J].西南文艺·封底,1954,11.

[4]编辑部.西南文艺社启事[J].西南文艺·封底,1954,11.

[5]西南文联筹委会.《西南文艺》的方针和任务[J].西南文艺,1951,1.

[6]李劫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开幕词[J].红岩,1956,1.

[7]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红岩》编辑部.编校杂记[J].红岩,1956,1.

[9]郭沫若.赞红岩[J].红岩,1956,1.

[10]《山花》编辑部.稿约[J].山花(文艺月刊),1957,创刊号.

[11]《边疆文艺》编辑部·封一广告栏[J].边疆文艺(文艺月刊),1956,8.

[12]《边疆文艺》编辑部.编者作者读者·我们共同来把《边疆文艺》办好[J].边疆文艺,1956,3.

[13]牛汉.试谈郭小川诗的历史评价[A].命运的档案[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Literary History's Thinking to Publications Evolution of Public Art, Southwest Art and Hongyan

YUAN Hong-qua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ese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The Woman Warri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SONG Ya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this paper studies multiple female characters in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including "No Name Woman", "crazy women", the mother Brave Orchid, and "I", and propos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sign, status, symbol and experience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Mulan exemplifies the Ecofeminist viewpoints of Kingston: the nature and the humankind, as well as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are equal entirety of mutual supplement, integration.

Key words: Kingston; Ecofeminism; Nature; Woma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15页)

On Applica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Hedges in Legislative English

LI T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egal language are preciseness and accuracy. However in practice, hedges are common in legal language. The present paper looks into the hedges in legislative language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use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hedges,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his specific legal context, hedges are adopted to enhance the preciseness and stability of law and to maintain judicial justice.

Key words: Legal Language; Hedges; Accurac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7页)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worth to concerning "Public art", "Southwest Literature" and "Hongyan" for literary historians. These publications are important posi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currently Chongqing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s, literary historians have ignored these publications and obscured some real detail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issue and takes author view.

Key words:Public art; Southwest art; Hong yan; Literary history of ChongQing; Evolu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